在场

虎山起笔

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



邱全钢对虎山长城的遗迹如数家珍。



虎山长城。



虎山村将明长城东端起点标志立在村头。

虎山长城重回大众视野以来，始终牵系着“起点”二字。于登临者而言，寻访这段边境长城，本就是一场与历史相逢的发现之旅。若非亲至江畔山巅，很难读懂“虎山”二字里藏着的天地意趣。

长城自虎山北麓蜿蜒而起，一路向鸭绿江边的国境线铺展，自此向西，横越千山，绵延万里直至嘉峪关。辽宁长城，也因这处临江起点，拥有了独属于辽东边境的文化品格：它不只是一道远山城垣，是文献与考古彼此印证的历史答案，是烽烟与商贸共生的边境长卷，更是文化遗产润泽乡土的鲜活样本。

找回的长城“东头”

“现在的孩子见闻广，常常不相信这里是真正的古长城，我便从考古慢慢讲起。”周增财道，他是丹东市虎山长城绿化工程管理处处长，自20世纪90年代虎山长城考古发掘之时便守在这里，他的家就在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虎山村。

虎山长城遗迹的线索，最先出自本地村民。当年的生产队长王永庆在山间劳作时，接连发现大量形制规整的古石构件，他心念这是先民留下的遗存，不忍其遭损毁，及时上报文物部门。1982年，丹东市文化局的王连春、崔玉宽赴现场踏查，初步判定此处为明长城遗址。1984年，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”的号召唤起全社会对长城保护研究的热忱，辽东长城遗存，成为辽宁考古工作者心之所系。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冯永谦，在完成绥中九门口长城考古之后，带着心中存疑的史料线索来赴丹东。自1990年春起，历时5个月，跋涉近2000公里，踏遍辽东山野搜寻明长城东端的蛛丝马迹。

邱金钥是宽甸满族自治县文化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，他引着记者登上由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题额“虎山长城”的过街楼，自垛口向西遥指遗址区：“那次发掘以虎山为中心，由南向北，先后探明护城河、拦马墙、万里长城东端第一座大型台址，还有向北延伸的墙体与错落分布的墙台。这一片便是当年发现的明代砖窑遗址，虎山以北，还发现另一处同期砖窑，它们正是为修筑长城而设。”

城、壕、台、窑形成一套完整的戍边体系，一段沉寂数百年的长城骨架，重新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1990年12月，国内长城研究领域专家齐聚丹东，召开明长城东端起点论证会。综合考古地层、遗物、城址形制与文献记载，与会专家达成共识：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，就在丹东宽甸虎山镇鸭绿江畔的虎山。这是中国长城考古史上分量极重的成果，旧有认知随之更新，教科书相关记述得以订正，让《明史》中“东起鸭绿，西抵嘉峪，绵亘万里，分地守御”的文字，落到确切的山河坐标之上。

邱金钥介绍，虎山长城保护性修复分两期实施，现存1250米长城墙体、敌台，全部依考古遗存复原，修复工艺遵循可逆原则，在守住遗址本体安全的前提下，让长城文明可触、可视。如今，明长城虎山段被列入国家长城资源重要点段，所有建设项目必先避让遗存。当地构建起市、县、镇、村四级巡护机制，配备无人机远程巡查山顶烽燧，专职看护员常年巡山踏查。即便眼下疫情紧张，2022年宽甸仍组织专业测绘队伍，完成县域内1000多处文物遗迹精准测绘。辽东长城多依山地而筑，历经400年风雨剥蚀，大多残垣缭迹。这份执着的守护，是为了留住边境山河之上，一段不可复刻的历史沉淀。

辽宁长城不同于关内长城，它扎根在多民族交融的辽东大地，直面界河，兼具边防、通道、交融三重属性，虎山正是这份独特价值的开端。

长城内外往来不歇

鸭绿江畔的风，不只载着烽燧的往事，也长久裹挟着交往的暖意。

俄罗斯青年可欣与列娜，又一次回到虎山长城脚下。2023年二人在辽东学院研修期间，参与景区“我在长城脚下有棵树”认养活动，亲手在长城脚下栽下银杏树苗。此番归来，第一件事便是寻访那株树苗。眼见当年纤细的嫩枝已然抽高，枝繁叶茂，两个姑娘眼含温热：“这棵树就像我们留在中国的家，有它在，心就仿佛一直停留在虎山。”

这正是虎山长城的独特之处：它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。鸭绿江与葫河于此交汇，江面开阔平缓，自古便是辽东通往半岛的水陆要道。贡道、马市、商旅，都沿着河谷古道往来穿行。长城雄踞山脊，山下江河通衢绵延，防御的墙垣之侧，始终流淌着互通有无的人间烟火。

隔水相望，风物相近。自秦汉以来，古代周边部族、藩邦使臣赴中原朝贡，多取道葫河、鸭绿江一线，使团、信使、商队络绎不绝。边关有烽燧警戒，守土安边；马市之上，物产互通，皮毛、药材、食盐、布匹在此流转交换。长城划定秩序，安定疆土，却从未阻断农耕、游猎族群的相遇相融。

“这里是边防要隘，亦是交通节点。朝廷设戍，为的是边疆安定；朝贡、商旅通行，促成持续的经济文化互通。长城护持安稳格局，安稳之中，才有各族群、各区域不间断的走动。”邱金钥讲解辽东长城的特殊内涵。

虎山长城景区总经理林岩长期观察文旅市场：周边同类山岳景区客流普遍趋稳回落，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登高看景，更渴求精神层面的文化共鸣。与之对照，虎山长城游客量稳步上行。“我们有山水风光，更有沉甸甸的历史文脉，手握万里长城东起点这一独有IP，边境长城的区位无可替代。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，这份厚重，同样吸引海外友人前来探寻，这便是虎山区别于普通山岳景区的禀赋。”

从山野草莽间重新被发现，到慢慢走进大众视野，虎山长城走过36年。近年来热度持续攀升，今年全年接待游客总量预计突破7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近两成。

向好的数据背后，新的课题摆在面前：游客引得过来，如何留得住？当前门票收入占比偏高，游览形态仍以打卡观光为主，拉长文化体验链条，把一次性观景转化为沉浸式长城叙事，是团队当下的重心。

“我在长城脚下有棵树”正是其中一项尝试，项目自2023年启动，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认养银杏千余株，每一块认养牌，都系着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，一如可欣与列娜，人虽远去，念想却留在虎山。长城不再只是史书里的名词，而是变成可以栽种、守望、寄托情感的载体。

俄罗斯青年可欣与列娜，又一次回到虎山长城脚下。2023年二人在辽东学院研修期间，参与景区“我在长城脚下有棵树”认养活动，亲手在长城脚下栽下银杏树苗。此番归来，第一件事便是寻访那株树苗。眼见当年纤细的嫩枝已然抽高，枝繁叶茂，两个姑娘眼含温热：“这棵树就像我们留在中国的家，有它在，心就仿佛一直停留在虎山。”

这正是虎山长城的独特之处：它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。鸭绿江与葫河于此交汇，江面开阔平缓，自古便是辽东通往半岛的水陆要道。贡道、马市、商旅，都沿着河谷古道往来穿行。长城雄踞山脊，山下江河通衢绵延，防御的墙垣之侧，始终流淌着互通有无的人间烟火。

隔水相望，风物相近。自秦汉以来，古代周边部族、藩邦使臣赴中原朝贡，多取道葫河、鸭绿江一线，使团、信使、商队络绎不绝。边关有烽燧警戒，守土安边；马市之上，物产互通，皮毛、药材、食盐、布匹在此流转交换。长城划定秩序，安定疆土，却从未阻断农耕、游猎族群的相遇相融。

“这里是边防要隘，亦是交通节点。朝廷设戍，为的是边疆安定；朝贡、商旅通行，促成持续的经济文化互通。长城护持安稳格局，安稳之中，才有各族群、各区域不间断的走动。”邱金钥讲解辽东长城的特殊内涵。

虎山长城景区总经理林岩长期观察文旅市场：周边同类山岳景区客流普遍趋稳回落，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登高看景，更渴求精神层面的文化共鸣。与之对照，虎山长城游客量稳步上行。“我们有山水风光，更有沉甸甸的历史文脉，手握万里长城东起点这一独有IP，边境长城的区位无可替代。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，这份厚重，同样吸引海外友人前来探寻，这便是虎山区别于普通山岳景区的禀赋。”

从山野草莽间重新被发现，到慢慢走进大众视野，虎山长城走过36年。近年来热度持续攀升，今年全年接待游客总量预计突破7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近两成。

向好的数据背后，新的课题摆在面前：游客引得过来，如何留得住？当前门票收入占比偏高，游览形态仍以打卡观光为主，拉长文化体验链条，把一次性观景转化为沉浸式长城叙事，是团队当下的重心。

“我在长城脚下有棵树”正是其中一项尝试，项目自2023年启动，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认养银杏千余株，每一块认养牌，都系着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，一如可欣与列娜，人虽远去，念想却留在虎山。长城不再只是史书里的名词，而是变成可以栽种、守望、寄托情感的载体。

贫困村长成全国文明村

暮色将至，送走游人，虎山村妇女主任卢正琴细心擦拭民宿地面。这家拥有9间客房的宏鑫民宿，归属于村集体，今年“十一”长假才营业，黄金周全程满房。民宿没有外聘服务人员，各项事务由村干部义务值守，经营收益全部归入村集体。

和民宿同步投用的，还有村委会对面的房车营地，配套上下水、淋浴设施。虎山村党总支书记、村主任王春海说：“游客逐年增多，景区门前还是G331国道与G228国道交会处，G228这条7000公里滨海公路，零公里起点便在这里。自驾游客源源不断，大家都希望有一处地方补给休整、安歇落脚。营地落成，既满足游客需求，也为村集体拓宽增收渠道。”

王春海感慨，虎山长城实实在在改写了整个村庄的命运。30多年前，虎山村偏居一隅，山多地少，耕地稀缺，交通闭塞，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。村庄虽离丹东市区不远，却地处宽甸东南角，距县城、镇政府都路途遥远，以前出行要沿葫河向西绕行许久方能渡河进城。

长城遗址发掘、景区建设，带动路网贯通。葫河上架起大桥之后，从村里沿滨江公路去往丹东市区，仅12公里。道路一通，沉寂的山村慢慢迎来转机。过去山地果品外运艰难，卖不上价钱，年轻人大多一心向外谋生。景区建成之后，新的生计次第出现：最早一批村民进入景区从事保洁、护林、讲解工作，而后农家院、山货摊、特色小吃陆续兴起，业态慢慢成形。村集体统筹停车场、商铺、配套服务项目，村集体经济逐年向好。

漫步村中，街巷整洁有序，农家院招牌朴素醒目。不少农户把自家小院收拾一新，端上鸭绿江鱼、山野菜、笨鸡等乡土美味，广受游客喜爱。村“两委”持续引导农户诚信经营，严控物价，爱惜口碑。

虎山村三组居民组长汗振友在长城脚下生活了一辈子，他对“靠山吃山”的理解，前后已是两样。“从前上山，眼里只有柴薪石块；如今上山，守着古长城，吃上文旅饭。年轻人不必全部外出闯荡，家门口就有就业机会。”

长城的红利，落在一户户寻常人家的日子里。有的家庭两代人都在景区务工，有的农户靠着农家院供孩子读完大学。人居环境持续整治，乡风日渐淳厚，虎山村获评全国文明村。这份荣誉，是文化遗产赋能乡土结出的果实。

王春海说，村庄与景区本是共生一体：景区兴旺，村民受益；村落环境清雅、民风温厚，游客才愿意反复前来。下一步，村里计划把民俗体验、农事活动和长城游览串联成片，游人登完长城，可移步村落，尝农家饭，看边境山村日常，把长城东起点的文脉，从山巅延伸进烟火村落。

观察

守住“墙”，更要经营“带”

本报记者 王 研

长城不只是一道墙。观照明长城（辽宁段），这份特质格外具象：

它自鸭绿江畔的虎山启程，向西攀越锥子山，赴“三龙聚首”之会，再沿辽西走廊奔向渤海，于江海山隅之间，勾勒出一道遒劲舒展的“M”形弧线。农耕文明与游猎文明在此相遇交融，烽烟戍堡与边地马市在此共生交织，一代代戍守、迁徙、扎根的人们，在这里层层叠叠写下生活史。读懂辽宁明长城，不只需要一把丈量长度的标尺，更需要一双穿透砖石残垣，看见山河格局、看见世代生息的眼睛。

独特的价值，首先根植于区位。明长城东端起点落于丹东宽甸虎山，这已是共识，但它承载的历史意涵，仍有广阔的阐释空间。从江防陆口到山险要塞，从水上雄关到滨海卫城，辽宁明长城把古人“以险制塞”的防御智慧，推到了地理格局与人文脉络的双重极致。

辽宁长城家底清晰：全省长城资源总量居全国第五，遗存分布于除营口外的13个地市；其中明长城总长1235.989千米。底数摸清，不等于保护的难题就此消解。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，它长期面临管护难题：大量墙体、烽燧隐于深山，巡查运维成本高昂，自然风化剥蚀和人为扰动相伴而生；保护范围虽已划定，绵长的遗迹线上，管护力量很难同步抵达每一座墩台、每一段残垣。

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带来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支撑。对照全省“十五五”文旅发展布局，辽西走廊文化传承创新区加快培育，一批国家级重点项目稳步推进，部分展馆、展示点位已经对外开放；多个遗址展示工程陆续竣工，大型长城主题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。循着辽西山海脉络，一条连贯的长城文化廊道正在成形，将沿线烽燧、堡垒、海防遗存逐一串联，把散落孤立的遗产节点，编织成一条完整顺畅的文化叙事链条。辽宁明长城的保护思路，由此跳出单点修缮、单点看护的传统模式，转向带状贯通、整体统筹，这是遗产保护理念一次关键的跃迁。

与此同时，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张力，也在建设推进过程中逐步显现。虎山长城、兴城古城、辽阳长城文化展示馆等热门点位客流量稳步增长，但留住游客、深化体验的能力仍有短板。虎山长城景区负责人林岩坦言，景区营收依旧高度依赖门票经济，游览形态还停留在浅层打卡观光；锥子山长城地处山野，周边乡村配套不足，游客大多短暂到访、匆匆离去；兴城古城尝试推出实景演艺、夜游项目，却依然要面对淡季客流断崖式下滑、文保红线约束下民居改造修缮难等现实治理课题。保护是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，文旅运营要回应即时的产业诉求，二者天然存在节奏之差，这正是当下要直面的核心考题。

面向长远，保护利用需要完成思路转向：从“守住一堵墙”，走向“经营一条带”。所谓“墙”，是遗产底线；所谓“带”，是廊道经营。辽宁明长城的优势，在于遗存的连续、类型的完备。虎山—锥子山—九门口—兴城，天然铺展一条从东端起点到山海锁钥的叙事主线。依托长城主题精品线路框架，沿着G228、G331两条国道，串联起长城遗存、传统村落、滨海风光与红色遗迹，搭建可分段、可深耕的自驾与研学体系。丹东探索“虎山+边境+乡村”组合线路，葫芦岛打造“长城+”融合模式，核心目标就是打通区域断点，让游客愿意在这条长城带上“多留一夜”，让停留从营销口号变成自然选择。

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径，是把世代相守的人，放回长城叙事的中心。锥子山下的义乌兵后裔，守着长城已经400余年。像叶德红这样扎根乡土的长城守护者，不该只是叙事里被观赏的样本，更要纳入文旅收益共享的链条。虎山村从曾经的贫困村蝶变为全国文明村，正是依托景区务工、乡村经营、配套服务、集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。文化遗产赋能乡土，最终要落到稳定就业、吸引年轻人返乡，沉淀长久口碑上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的“公园”二字，终究要扎根在当地人的日常之中，落在民宿摊点，落在巡护员日复一日的脚步里。

辽宁明长城的故事，起于一道向东延伸的墙体，但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墙。当保护拥有法治的支撑，建设搭起廊道连通的骨架，利用形成惠民留人的内在逻辑，这条蜿蜒的“M”形文化带，才能真正从静态的历史遗存，生长为持续滋养一方土地的文化力量。



古城正“鲜活”

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

兴城，是一座活着的古城。

城内完整留存明代城池格局，明清古建与近现代民居层层叠落；城墙、城门、瓮城、角台、督师府、文庙、石坊、十字街各安其位，1850户居民世代安居于此。

兴城古城，明代称宁远卫城，是辽宁长城山海防御体系的核心节点。今天，它面对的，不是价值有无之问，而是保护与发展如何共生的现实命题。



兴城古城吸引人们流连忘返。

山海锁钥

读懂兴城，必先读懂辽西走廊的分量。这条长约180公里、窄处有20余公里的滨海平原，夹在松岭山脉与渤海之间，既是中原连通东北的陆路咽喉，也是万里长城独有的山海一体防御廊道，塑造出辽宁长城陆海联防的鲜明特质。兴城正居走廊中段，城防首山，山临渤海，南北往来的兵马粮秣，都绕不开这片平地。

城池的军事价值，浓缩在蓟辽督师府。这里曾是明代北方最高军政衙门，统辖辽东全境，兼管蓟镇、天津与登莱海防。衙署几经迁驻，1622年移驻宁远；孙承宗、袁崇焕先后在此运筹调度，构筑起关宁锦防线，宁远卫城由此成为大明北疆军政中枢。

1626年正月，努尔哈赤率后金铁骑兵临城下，袁崇焕麾下守军不足两万人。11门红夷大炮架设于城墙炮台和瓮城之上，连续三日鏖战，孤城岿然不动；后金大军伤亡惨重，被迫撤兵，这便是名垂青史的宁远大捷。次年，皇太极再攻宁锦，又兵败首山脚下，史称宁锦大捷。

古城城墙高8.4米至9.6米，底宽5.7米至7米，顶宽4.3米至4.6米，采用外青砖、内块石、中间夯土的筑城技法。墙面砖石排布并不齐整，大块石料错落堆叠，处处可见战事紧迫时连夜抢修的仓促痕迹。孤城不是孤立堡垒：城外烽燧、堡寨、海岛环环相扣，与城墙共同织就辽宁长城山海城岛一体化防御网。这正是兴城区别于内陆古城最独特的长城文化价值。

“兴城古城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方形卫城，与平遥、西安、荆州古城齐名。”兴城市文物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张鑫介绍。1988年，兴城城墙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06年，钟鼓楼、祖氏石坊、文庙与其合并，项目名称调整为“兴城古城”，被列入第六批国保。

辽西走廊沿线曾遍布明代卫城，不少已随城镇化褪去古城风貌，唯有兴城古城完整保留城池肌理与烟火民生。在整条辽宁长城带上，它既是军事防御遗存，更是多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标本，稀缺价值无可替代。

何以此城

古城北门之内，窄巷蜿蜒，红砖院落连片。68岁的老党员陆玉英看到游客攀爬墙体、乱刻乱画，她会耐心劝阻；发现墙皮松动、砖缝开裂，她第一时间上报文保部门，不计分毫报酬。像她这样的义务巡护员遍布街巷。

延辉街上，祖大寿、祖大乐两座石坊跨街而立，正月十五摸石狮的民俗延续数百年，狮身被一代代游人摩挲得光亮温润。

72岁的书法家赵静良土生土长在古城。在他看来，兴城古城得以保留，源于世代百姓爱护文物的淳朴民风。文庙牌匾、论语墙刻字，出自其父赵序初和他之手；蓟辽督师府多数匾额，也由他亲笔题写。今年古城为商户制作140块新牌匾，他主动请缨，分文不取。兴城古城始终是他艺术创作的底色；新近，他的刻字作品《我爱古城》入选辽宁省首届刻字作品展，长城文脉在笔墨刀刻间生生不息。

活在当下

“从前一到傍晚，古城街巷很快就沉寂下来，游客看完城墙牌坊便匆匆离去。”在鼓楼之下经营文创店的周雨鑫深有体会。

自从夜间实景演出落地古城，大批游客特意留宿至暮色降临，看完演出再进店挑选伴手礼，印着首山烽火台、兴城古城城纹样的文创产品销路越来越好。

这一轮更新始于2024年末。兴城市组建古城管委会专班，统筹多部门集中办公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争取3.06亿元省级专项债，严格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推进古城更新改造：完成796间商户外立面整治，改造2700户屋舍上下水，弱电管线全部入地，北门外新建文化广场与停车场。古城基础设施焕然一新。

一座城池的生命力，不只在工程建设，更在于历史故事如何被重新讲述。2002年，在明末战火中焚毁的蓟辽督师府原址复建，占地1.1万平方米，保留三进院落格局；目前仅复原大堂、二堂，第三进院落仍保留民居原貌。院内明清辽东战史馆完整梳理萨尔浒之战、宁远大捷、宁锦大捷，把袁崇焕戍守辽西的岁月娓娓道来。

“正因为这处院落属于复建项目，不在文物本体范围内，才能够承载实景演艺。”兴城文旅集团运营部部长陈轶男介绍。2024年9月，东北首部大型行浸式夜游实景演艺《就在宁远》正式上演。演出以宁远大捷史实为核心，深挖明代辽东长城军民守土卫国的家国情怀。游客不再隔着围栏观看展板，而是跟随演员穿行院落，长城历史从静态史料变成可触摸的实景叙事。

北方文旅淡旺季差异明显，冬季客流有所回落。古城依托春节、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假期聚拢人气，形成“白天看古迹，夜晚看演艺”的新业态，用实景演出弥补古建筑叙事单薄的短板。

古城活化，最终落脚于人。600年古城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耕耘中，让长城文脉接续生长。

随想

不止烽烟

本报记者 许维萍

行走于辽宁大地，寻觅长城的踪影，很多既有认知不断受到冲撞。别处的长城，如一条长龙横亘东西，而辽宁长城则呈现不同样态，它跨越群山，也凌于河海，有“三龙聚首”，也有新返游走，行进出多样路线。辽宁长城，何以如此独特？在漫长的时光里，它又完成了怎样深沉的讲述？

长城承载了辽宁的历史厚度。在辽宁，长城是一张铺开在大地肌理中的网。这张网依着山川地理、时代政局、军事部署、民间迁移慢慢生长，经几千年沉淀，错落出辽宁的历史筋骨。辽宁的军事史、民族史、边疆史、贸易史、交通史、语言史、城镇史、文化史……每一页卷门史册，都离不开长城的讲述。燕昭王时，长城已修到丹东虎山以东。朝阳建平的山脊上伏着燕秦长城的残迹，因土、石而筑，当地人称其“土龙”或“石龙”。秦统一后，燕、赵、秦的旧墙连成万里，辽宁长城第一次入编中央政权的秩序系统。有明一代，砖石砌城，长城在辽宁大地成长为依于山海疏岛的一体化防御网。

在辽宁，许多城镇归于长城体系的“设置”。鄢沿、县治、镇城、路城、卫城、所城、堡城，成熟的长城防御体系层层落地，边线推到哪里，人跟到哪里，墙修到哪里，城就筑到哪里。裹平与燕秦汉长城的关系最直接，沈阳候城有考古支撑，凤城、宽甸的堡城与明长城本是一体之事。这些城堡屯兵、屯田，随着人口聚集，城镇慢慢长成。有了城，有了人，辽宁历史开始一页页书写。

长城淬炼了辽宁的文化底色。辽宁大地，农耕、游牧、渔猎文明在此碰撞，多民族会聚，争战不可避免。建造一段段城墙，看似阻隔，初心却是为了止戈，为了守护，为了建立秩序，从而共生共存共荣。城墙高筑，隔开了土地，却隔不开人的交流、物的交换、文化的交融。回望历史，各朝在长城沿线设关市、置通、驿站，盐铁茶从关里流出去，毛皮马匹从关外流进来，人们因市而会，因城而聚，使团、商客、南来北往的人走过这道墙，交流、交易、通婚、磐衍……落地生根。长城从一条边界成了日常烟火流动的地带。

这时，长城的故事换了节奏。长城成了熔炉，让种地的、放牧的、打猎的、打鱼的、改边的、经商的都能在一片土地上活下去。长城脚下，不同的民族、信仰、生产技术、生活方式、制度习俗开始了碰撞、交流、互鉴、互学、融合。由最初的冲突到逐渐接纳，到可以共处，再渐趋一体。时光越千年，终于学会了一起过日子，成为彼此不分的一家人。“他们”终于成了“我们”，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长城脚下慢慢演化的壮阔画卷。而辽宁大地，也在这大熔炉里炼化出了“和合”的地域文化底色。

长城还铸就了辽宁的精神内核。冷兵器时代结束，地火轰塌了长城的砖石，却并未结束辽宁长城的故事。新的长城在哪里？辽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万众一心，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。

当黄显声在沈阳喊出第一声“血肉长城”，辽宁长城，已经从伏在山脊上的“土龙”，经由跨河入海，砖石崩塌，终于血肉成城。此时的辽宁，给长城换了筋骨，让它再次生长。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于此诞生，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藏进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激荡在每一次国旗升起的时刻。

站在长城上，天地不语，还山沉默，但每块砖石似乎都在呼喊着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对家与国的全部念想。中华民族以血泪与不屈意志造就的万里屏障，已达成了止戈与守护的初心，长城精神也已internalized成每个人的血肉，守护着后人安居乐业。

一脉四百年

本报记者 郭 平

戚家军，因东南抗倭威名远扬，青史留名。在辽西绥中燕山余脉的长城深处，永安堡乡西沟村一带，散落着立根台、金家沟、东沟、西沟等村落。寻常庄户在此耕耘、养殖、采摘，日子平淡安闲，可循着村史排布，古旧传说溯源，仍能窥见一支军旅的来路；他们正是戚家军义乌兵的后裔，世代守望锥子山长城，已逾四百年。

仅此一处

记者与西沟村党支部副书记叶德红相识十余年，能清晰感到他心境的变迁。早年，他常为家乡的长城少为人知而怅然；后来见到处处长城文旅兴起，心中满是追赶的急切；这次见面，他眼底多了释然与欣慰——锥子山冤光栈道、连通外界的公路相继落成，一癌新的长城景区，正缓缓走进大众视野。

绥中素有“长城博物馆”之誉，蓟镇、辽东镇两道长城在此交会，是辽宁长城体系里独一无二的节点。蓟镇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辽东镇长城肇于明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。绥中境内明长城总长121公里，三类墙体齐备，敌台、墙台、烽燧、关城错落排布，堪称辽宁明长城精华。

锥子山矗立于西沟村西南，因山形尖峭得名，山顶留存圆形明代烽火台。登临其上远眺，三道长城如巨龙自山间奔赴而来，在山麓聚首，构筑起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：一路向南，经九门口、山海关奔赴渤海；一路向西，缩延向嘉峪关；一路向东北，穿小虹螺山、龟山，直抵丹东虎山长城。叶德红说，万里长城沿线，这种“三龙聚首”的格局，仅此一处。

根在义乌

带访客寻访锥子山长城，叶德红习惯从小河口起步。这里，便是当年义乌兵追随戚继光戍边、最先落脚的地方。

锥子山下，义乌兵的根脉，已经在这里扎下四百余年。

小河口之名，源于长城上这座水门。水门既疏导山洪、护持墙体，和平年代又为关内外往来通途。水门旁耸立高大敌楼，战时布防御敌；当地依敌楼分称叶家楼、曹家楼，分别由叶、曹两姓义乌兵驻守。他们战时执戈戍守，闲时垦荒安家，在关下村落落地生根。清代之后，长城不再是疆界阻隔，小河口各地局促，戍边将士后裔陆续向北迁徙，一部分定居西沟立根台屯，一支迁往花户村杨树屯，还有分支远走吉林、黑龙江。时至今日，关外同宗后人仍会回来认祖，辈分井然不乱。村里尚留有叶家祖堂与家庙遗址，当年江南将士无法归乡，便在此寄托乡愁。

自叶守義戍边算起，传到叶德红已是第十四代；叶家在西沟，缩延至第十六代，族人逾千。西沟的叶、曹、金、胡、王五大姓，大多是当年义乌兵后裔。绥中县永安堡乡党委副书记李子峰说，江南的生活习俗，随他们一同扎根辽西：柴薪竖放，是义乌防潮的旧法；正月初一登长城“拾柴”，谐音“拾财”，代代相传；就连豆包的制法，也和辽西本土风味不同，是从江南带来的手艺。

杨德满是县文旅局聘用的长城巡护员，每日徒步进山巡查，一趟往返便耗去大半天时间。2014年，西沟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，专项资金投入修缮，古村风貌焕然一新。近年来，叶德红两度赴义乌寻亲，义乌叶氏族人也回访西沟，跨越山海的血脉情缘，越叙越浓。

新的课题

山间行走，叶德红说，从前这个时节，山上寂寥少人；如今，常年有游客踏访锥子山。

锥子山的变化，始于去年秋天。依山侧修建的栈道完工，栈道不压覆长城本体，顺着山势蜿蜒铺展。游客沿栈道登临，既能饱览山形雄奇，又不必躲踏崩塌垮墙体与敌楼，既降低登山风险，也减少人为侵扰。栈道修通之后，游客明显增多，即便冬日落雪，也常有摄影爱好者扛着“长枪短炮”上山。

“保守估算，一年到访锥子山的游客已经超过十万。每逢节假日，盘山公路两公里路段都停满车辆。”叶德红说。记者在山口偶遇自驾而来的游客，他们都说，就是偏爱小河口至锥子山这段原汁原味的野长城。

年岁渐长，叶德红有一桩心事始终放不下：全乡农家院仅有十五六家，游客多是短途自驾，打卡即走，留不住脚步。如何把络绎不绝的客流转化为乡土产业，把这四百年戍守的故事，讲给更多人听，是这段古长城眼下的新课题。



经中锥子山长城在红叶最佳观赏期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创作。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